

Alan Jacobs

HOW TO
THINK
A SURVIVAL
GUIDE
FOR
A WORLD
AT ODDS

[美] 艾伦·雅各布斯
著

刘彩梅
译



如何在互联网
信息洪流时代
保持清醒

中信出版集团

点赞、最右、打卡、跟风、
人设、控评、拉黑、站队、
洗脑、种草、带节奏……



喧哗

Alan Jacobs

的 大多数

[美] 艾伦·雅各布斯 著

刘彩梅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喧哗的大多数 / (美) 艾伦·雅各布斯著; 刘彩梅译. —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20.5

书名原文: How to Think: A Survival Guide for a World at Odds

ISBN 978-7-5217-1438-8

I. ①喧… II. ①艾… ②刘… III. ①互联网络—影响—社会生活—研究 IV. ①TP393.4 ②C91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20) 第 022403 号

How to Think: A Survival Guide for a World at Odds

Copyright©2017 by Alan Jacobs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C. Fletcher & Company, LLC

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2020 by CITIC Press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仅限中国大陆地区发行销售

喧哗的大多数

著 者: [美] 艾伦·雅各布斯

译 者: 刘彩梅

出版发行: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 4 号富盛大厦 2 座 邮编 100029)

承印者: 北京通州皇家印刷厂

开 本: 787mm×1092mm 1/32

印 张: 5 字 数: 100 千字

版 次: 2020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20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京权图字: 01-2019-3751

广告经营许可证: 京朝工商广字第 8087 号

书 号: ISBN 978-7-5217-1438-8

定 价: 49.8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如有印刷、装订问题, 本公司负责调换。

服务热线: 400-600-8099

投稿邮箱: author@citicpub.com

目
录
—
Contents

引言 /	001
第 1 章：思考的开始 /	022
第 2 章：吸引力 /	042
第 3 章：排斥力 /	064
第 4 章：文字是聪明人的筹码 /	083
第 5 章：集群时代 /	111
第 6 章：开放与封闭 /	124
第 7 章：一个人，在思考 /	139
结论：思考的欢愉和险境 /	150
后记：思考者清单 /	153

引言

为什么在思考这件事上，我们要比自己想象的更糟糕

当我们发现别人做出莫名其妙的举动，或者无法推断他们为何要如此行事时，总会忍不住问：“你在想什么呢？”有些时候，即使我们心态平和，也依然会因为朋友、家人或邻居不同寻常的想法而困惑不已。甚至在人生中少有的平静时光里，我们也会偶尔问自己：为什么我们会这么想？为什么我们会以这样的方式进行思考？

这些问题对我来说，既有趣，又意义重大：无论是作为个体还是社会群体的一分子，我们都难免会产生各种各样的疑问，关于健康和疾病，关于正义和不公，关于性别和宗教。如果我们对“什么是良好的思考”有更深刻的理解，不正是一件会令大家都受益的事吗？因此，在过去的几年里，我读了很多本关于思考的书。虽然书中的观点不尽相同，甚至有时候对于思考本身的看法也大相径庭，但至少有一点是相同的：这些书读起来都相当压抑，让人沮丧不已。

这是因为，虽然书中的观点不尽相同，它们却都以详尽得惊人的文字和散漫冗长的陈述阐释了思考是如何误入歧途的——我们的思维方式千差万别，但最终都难免会出现认知偏差。这些认知偏差还都有正式名称！锚定效应、层叠效应、确认偏误、达克效应、禀赋效应、框架效应、群体归因错误、光环效应、内群体和外群体偏见、近因偏差……这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已足以令人感叹：好一份冗长的清单！人类是多么愚笨、傲慢而无知啊！认知偏差如此众多，影响如此广泛，以至对个体和社会都造成了毁灭性的后果。更为糟糕的是，有些我们自认为完美无瑕的想法，却恰恰被证明与理智和公正相去甚远。¹

因此，当我在翻阅这些书的时候，我认为对我（以及对我们所有人）来说很重要的一点，是要在好和不好的思维方式之间做出严格的区分，以避免犯错，走上正确思考的康庄大道。然而，鉴于思考的认知偏差简直像天上的星星那样数不胜数，一番审视之下，我越发觉得晕头转向。我不断地问

1 本书引用了一些介绍认知偏差的书，其中最重要的一本是丹尼尔·卡尼曼的《思考，快与慢》。还有乔纳森·海特所著的两本书：《幸福假说——从古代智慧中寻找现代真理》和《正义的思想——为什么善良的人会因政治和宗教而分道扬镳》。此外，丹·艾瑞里所著的《可以预见的非理性——决定我们如何决策的隐藏力量》对我也有很大帮助。（本书脚注如无特殊说明，均为作者注。）

自己：这些人到底在讲些什么？思考的本质到底是什么？

在行动中思考：一个生活实例

请想象这样一个场景：你和你的伴侣准备买车。你并非一个彻头彻尾的冲动型消费者，不会单凭一辆车的颜值而决定是否要购买它（除非此车异常丑陋，令你以驾驶它为耻）。你知道，要判断一辆车的好坏，有许多因素需要考量——油耗、稳定性、舒适性、存储空间、座椅、音响系统。还需要考虑额外的功能吗，比如 GPS（全球定位系统）？你可能会问自己。不过买一辆装有 GPS 的车，又会花掉多少钱呢？

列出一份清单或许会有帮助，但它并不能明确地告诉你，哪一项需要优先考虑或不予考虑。你或许会说，总体来看，车的舒适性比油耗更重要吧。不过，如果这辆车是个“油老虎”呢？恐怕会相当烦人吧。好吧，要不去看看二手车吧。这辆蓝色的丰田看起来不错，官网上评价也相当好。你打量一番之后坐了进去，好让自己的腰椎切实感受一下。一切都很好吗？你试驾了一下，好像有些颠簸，不过这可能只是因为你的注意力太集中，以至于有些过度敏感了，就像那位“豌豆公主”一样。你提醒自己要考虑到这一点。

你反反复复试了三四辆车，终于下定决心做出了选择，并为此感到欣慰。结果，当你把车开回家后，你的伴侣却说，最好的选择，显然是你一开始就放弃的那辆难看的车。于是，你开始认真反思，心想或许就不应该自己拿主意。

这就是思考的本质：结论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得出结论，重要的是思考和评价的过程。思考是在测试你自身的反应能力，是在权衡可用的事实与信息。思考需要你竭尽所能，利用一切可用和能用的感官，探究事物的本质到底是什么。思考有时也是一种猜测，你会尽量地谨慎和负责，试图弄明白某一事物可能是什么。思考中你还需要知道应该在什么时候向谁求助。预测未来必然会带来不确定性——你不仅不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也不知道它将引发怎样的感受，你不知道自己最后是会渐渐习惯那个不舒适的座椅，还是会因此难受得想要冲下悬崖。这些不确定性意味着思考从来都是一门艺术而非科学。（诚然，科学有助于思考，科学是我们的良师益友。）

我父亲有种天赋，每一次都会买错车子。原因很简单：他从来不想那么多。他总是凭直觉和冲动做事，而他的直觉和冲动又总是那么不可靠，跟你和我的一样。但父亲就是喜欢冲动行事，而且我相信，他宁愿驾驶一辆烂车，也不愿意为了买一辆好车花费时间精力进行调查研究。（的确，在这

一点上，他也吃到了苦头。)然而我总是生他的气，因为在我看来，买一辆合宜的交通工具并非一件难事。当然，有时你即使拼尽全力，也不一定会得到自己想要的结果，但如果真的付出了努力，还是可以大大减少这种事发生的可能性。问题的关键在于观察事情的发生概率并拒绝冲动行事——这一点与打扑克牌类似。

然而，在所有需要付出脑力的事情之中，买车不过是一件简单又直接的事。决定买什么车，的确会涉及整个思考过程中的所有关键要素，但是，与纷扰人世间那些真正让我们迷惑和纠结的事情，例如政治、社会、宗教问题相比，买车的复杂程度算是相当低的了。如果我们需要思考的事情都像买车这样简单，可能我只需要写篇博客、发几条推特就够了。而事实上，我却不得不写下这本书，才能把思考这件事讲清楚。

快速思考的技能

几年前，心理学大师丹尼尔·卡尼曼将他对认知偏差毕生的研究成果融入了著作《思考，快与慢》中。他在书的末尾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该如何应对偏差和误区？我们怎样才能提高判断和决策的准确性，无论是我们自

己的，还是那些我们为之服务或服务于我们的机构的？

对于这一问题，他的回答是：“简单来讲，如果不付出相当的努力，就不可能达到目标。”这听起来很公平。不管怎样，我们都会很乐意多付出些精力，去排除那些可能导致认知错误的偏差，不是吗？不过，丹尼尔·卡尼曼接下来的话，可能就没那么乐观了。他认为，在我们的思维装置中，有相当一部分，也就是产生直觉的那一部分，“并不是那么容易改变的。年龄的增长可能会起到一些作用，但除此之外，我们能做的不多。现如今我的直觉思维还总是让我陷入过度的自信、极端的推测和预估的偏差中，就像我在研究这些问题之前所表现的那样”。这显然不是什么鼓舞人心的话。

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比伟大的丹尼尔·卡尼曼要乐观一些，可能我有些自以为是了，不过，我确实相信，我们还是有办法去理解和改善自己在思考中存在的问题的，虽然这些方法尚处于探索之中。近些年，我们可能过于关注思考的科学性，忽视了思考的艺术性。有些人文传统，尽管很古老，却可以帮助我们对“思考”本身进行思考，从而让我们更善于思考。

当然，对丹尼尔·卡尼曼这样的人，不认真对待他们的研究成果和所想所得，是不明智的。在我上文提到的那本著作中，丹尼尔·卡尼曼认为直觉思维是一种“快”的思考方式。

正是由于有直觉思维存在，我们才能够进行快速判断，在既定情境中瞬时解读相关信息，并基于此做出赞同或反对某些想法的决定。卡尼曼将此称为大脑思考的第一系统，而将自觉的思考称为第二系统，后者是对第一系统的补充和修正。日常生活中，我们运行的基本上都是第一系统，只有当我们发现问题、异常和反常现象需要处理时，才会启动第二系统。另一位对思考和思维颇有研究的心理学家乔纳森·海特，则用另一种方式对这两类思维系统进行了区分。他把直觉思维比作大象，把自觉的思考比作骑象人。他认为直觉思维如同大象，非常强大，有时甚至不听我们指挥，但还是有可以驾驭的空间——只要骑象人技巧娴熟，对大象的喜好也了如指掌；这幅画面看起来充满希望。事实上，谈到改善和提升思考能力的可能性，海特确实要比卡尼曼乐观一些。

在这本书中，我会更多地谈论“骑象人”而非“大象”，即思维的第二系统而非第一系统。毫无疑问，卡尼曼、海特，以及其他一些重要学者，他们的思想和成果都使我获益匪浅，但我还是要说，他们对思考的解构，并不总是最有效和最具有建设性的。我尤其想要声明的是，如果我们认为思考的主要任务是“克服认知偏差”，那就误入歧途了。在我看来，我们需要解决的最根本的问题，是如何获得思考的意志——我们总在坚定地逃避思考，并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没有几

个人想要真正思考，思考让我们负累，思考使我们厌倦，思考会迫使我们远离熟悉舒适的习惯，思考会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复杂。在与钦佩、喜爱或想要追随的人交往时，思考会使我们与对方产生分歧，或者至少使彼此的关系扑朔迷离。因此，谁还会想要思考呢？

何况，就像卡尼曼在他著作的书名中指出的那样，自觉的思考，是“慢”的思考。常用项目管理软件 Basecamp 的开发者贾森·弗里德曾提到他在一个会议中听报告的经历，他说自己不喜欢这个报告，不赞同发言者的观点，因此越听情绪越激愤。报告终于结束了，他冲向发言者，开始表达自己的想法。发言者听完后，只说了一句话：“请给它 5 分钟的时间。”¹

听到发言者的话，弗里德吃了一惊，接着意识到了自己所犯的错误。报告开始没多久，弗里德就已经停止了倾听：他听到了一些自己不同意的观点，立即进入了反驳模式，而在反驳模式中，倾听已不复存在。当倾听停止时，思考也就停止了。进入反驳模式意味着你已经完成了所有你需要做的

1 在《正义的思想》中，海特也讲述了他任哈佛大学所做的一个实验。

参与者要对某一个特定议题进行道德评判，但其中有些人要在 2 分钟之后才能表述自己的观点。事实表明，同那些被允许立即做出评判的人相比，延迟回答的人能更好地认识到错误的论点。由此看来，在思考时，每一分钟都是有价值的。

思考，无须更多信息反馈。

弗里德对这位发言人的话印象深刻，后来就将“给它 5 分钟”作为自己的座右铭。我们也应该这样做。不过在此之前，或许应当反思一下我们的信息加工习惯，也就是我们获取、传递和回应信息的方式（主要是在网络上）是不是让我们很难花时间去思考？我所了解的社交媒体，都不会在信息回复方面设置强制性的等待时间。尽管谷歌邮箱设置了邮件发送前的“确认时限”，你可以在此期间改变主意“取消发送”，却不过仅有 30 秒而已（如果是 24 个钟头，或许效果会更好些）。¹

你觉得我是在危言耸听吗？或者只是在责怪社交媒体？也许是吧。不过，当我读到弗里德的故事时，我突然意识到，我也会经常不知不觉地进入反驳模式——而且往往是对一个话题越感兴趣，就越有可能屈服于这种诱惑。我相当明了这

1 特里斯坦·哈里斯是谷歌的前雇员，他曾经试图劝说谷歌的软件工程师，让后者不要利用用户的心理特点，使之不假思索地行事。2016 年 11 月，比安卡·柏思卡在《大西洋月刊》上发表文章《打破狂欢》，其中引用了哈里斯的话：“你可以说远离手机是我的责任，但这并不表示手机屏幕另一边的工程师就可以随意破坏我的其他责任。”哈里斯希望软件工程师秉承他们的“希波克拉底誓言”，不要过分操控用户的想法。“不利用用户的思维习惯，一样可以做出好的设计。”至于工程师是否会这样做……除了等待，我们也无能为力。

种感受，当我因为网上的一些言论而出离愤怒时，我双手颤抖，忍不住马上敲打键盘，进行反驳和回击，其中有很多推文都是我希望能被撤回的，事实上，我也的确删掉了很多推文，但它们已经伤害到了别人，或者损害了我冷静理智的名声。我对自己说，如果我早先意识到了这一点，我就不会把它们发出去了。可惜我还是免不了跟着感觉走，随着社交媒体的流量速度勇往直前。

或许你坚信自己不会像我一样，不过在全然摒除这种可能性之前，为什么不“给它 5 分钟”呢？

舆论和情感

总有这样的时候，你可以称之为巧合，或者命中注定，你读到的内容刚好满足所需。几个月前，当我认真评估自己在网上，特别是在社交媒体上所花费的时间时，就恰好读到了两位睿智的作家——玛丽莲·罗宾逊和 T. S. 艾略特的文章。我也由此开始构思这本书。

罗宾逊在 1994 年的文章《清教徒与正经人》中，就很多人对清教徒（这个词现在说出来可能更多是一种侮辱¹）

1 Puritans（清教徒）一词也有“假正经”的意思。——编者注

的轻蔑态度提出了质疑，并对清教徒所持有的想法以及他们为什么会持有这些想法给予了更为充分和准确的阐述。在写作文章中，她发现：“我们谈论和评价清教徒的方式，恰恰展现了我们眼中清教徒的重要特征。”也就是说，人们在谈论清教徒时所持有的态度，正吻合了我们贴给清教徒的标签——僵化死板，思想狭隘，愤世嫉俗。¹

为什么会这样呢？人们为什么会以如此“清教徒”的方式来对待清教徒？“原因很简单，”罗宾逊写道，“我们总是有一种集体性狂热，想要贬损一件我们并不完全了解的事物，只因为我们知道这是被社会所认可的。这种认知让我们乐在其中，对清教徒的评价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也就是说，我们之所以指责清教徒，是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交谈的对象对清教徒群体持有与我们相同的观点，而且很乐意听我们提起这个话题。至于我们所说的话与清教徒实际的行为和信仰是否真的有关，这并不重要。用什么词都没关系，也不具备任何效力，它倒更像是一句加入某个组织或俱乐部的暗语。

罗宾逊进一步评论，这种现象“展示了舆论是如何有效

1 Marilynne Robinson, "Puritans and Prigs," in *The Death of Adam: Essays on Modern Thought* (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 1999), pp. 150-73.

阻止人们对某一话题提出质疑的”，这真是一语中的。当某种言论对我加入一个群体的效用越明显时，我就越不愿意去评估自己表述的合理性。那些喜欢指责他人是清教徒的人，对清教徒实际上的样子知之甚少，他们不过是不愿意动脑筋去思考罢了。

罗宾逊的分析相当精准，更可贵的是，这篇文章发表在互联网攻陷各种文化形态之前。既然思考会剥夺人们“持有大众认同的观点时所感受到的愉悦”，我们为什么还要去思考呢？何况在如今的网络大环境下，到处都是点赞、爱豆、粉丝和朋友圈，想要了解社会对某种观点的认同感，是再迅速、再容易不过的事了。罗宾逊在文章结尾处写下了发人深省的句子，她认为在这种环境下，“接受未经权威证实的观点，会使人们深受一知半解之害”。这不是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有意或蓄意杜绝异端的社会里（虽然在某种程度上的确如此），“而是源于人们强烈寻求认同的本能”。如果你想要思考，那么你将不得不尽量消减这种“寻求认同的本能”。不过考虑到这种本能的强大威力，我亲爱的读者，你大概是不会愿意给自己找这种麻烦的。

这种寻求认同的本能在我们这个时代被放大和强化，因为我们每天都被淹没在疯狂的信息洪流中，尽管这些信息往往是无稽之谈。再次重申，这并非什么新鲜事。艾略特

在差不多一个世纪之前就描述了这样一种现象，当时他以为这是 19 世纪所特有的：“当有那么多事情需要了解的时候，当同样的词在这么多知识领域中被赋予了不同含义的时候，当每个人都对很多事情一知半解的时候，谁都很难判断他是否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在这种情况下，请让我把重点放在艾略特的结论上——“当我们不知道，或者当我们知道得还不够多的时候，我们总是倾向于以情感来代替思考”。¹

对于我们身处的时代，艾略特做出了比我们这些当代人更为敏锐的论断，而且令人不安的是，他的言论与罗宾逊的分析相当一致。人们不愿意了解和思考某些事情，因为他们不愿丧失“持有大众认同的观点时所感受到的愉悦”。当他们寻求认同的本能得到满足时，会欣喜若狂；受到打压时，则会感到异常愤怒。社会联结通过情感共享得以加强，而情感共享又激发了社会联结，这是一个将反思排斥在外的思考闭环。罗宾逊和艾略特的言论对如今网络生活持久强力的影响做了详尽的解释，但我越来越觉得，它们对“线下生活”

1 T. S. Eliot, "The Perfect Critic," in *The Sacred Wood: Essays on Poetry and Criticism* (1920), pp. 9-10. 需要注意的是，对艾略特来说，带入情感不是问题，以情感代替思考才是问题。稍后我们将探讨情感在思考当中的重要作用。